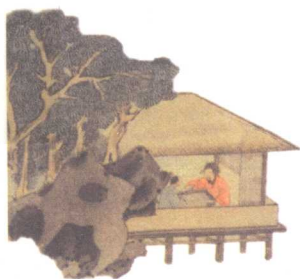


博雅文丛

书林札记

冯金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C52/46

2008

博雅文丛

林札记

冯金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札记/冯金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
(博雅文丛)

ISBN 978-7-309-06008-9

I. 书… II. 冯… III. 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8300号

书林札记

冯金牛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陈麦青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3千

版次 2008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 500

书号 ISBN 978-7-309-06008-9/C·104

定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不知不觉,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已经二十五年了,可以说是把半辈子交给了图书馆。

我的一生注定和书有缘;有缘,就躲也躲不开。上世纪 60 年代中叶,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像狂风暴雨般地一夜之间降临,那时我是上海一所电子中专学校的一年级学生,读的是理工科,正当求知欲最旺的年龄,忽然就面临无学可上、无书可读的困惑境地。学校的图书馆被“造反派”占领,不但加了锁,还贴了封条,可看的只有寥寥几份尚在发行的报纸。在校住读,时间充裕得很,除了为了显示“革命性”必须参加的“大批判”之外,就有点百无聊赖了,非常渴望能够读点书。那时节,文学一类的图书,只有两个革命代表人物的著述是可以公开阅读的,一种是毛泽东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另一种就是鲁迅先生的文集。这两种书颠来倒去反反复复不知看了多少遍,这两位大家的著述中散发出的浓郁的古典历史文化气息,却无意中影响了我的阅读兴趣,也影响了我的后半生,那倒是始料不及的。要知道那时候印出来的书往往只有原文,全无注解,读起来囫囵吞枣,似懂非懂,但却让我感到一种朦胧意识的美,反而有了求索的渴望和动力。只读《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和鲁迅先生文集不过瘾了,于是

央求占领着图书馆的“造反派”中的朋友从书库中“偷”几本书出来。那位朋友倒也颇有眼光,为我“偷”出两本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一本《西厢记》,于是如久旱之逢甘霖,那种欣喜若狂之情,在如今盗版书满大街卖的时节,是体会不到的。花了一个多月,一气抄了几大本练习本,平时偷偷摸摸地看上一段,颇有一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悲壮感。好书得来如此不易,于是乎爱书、惜书、藏书,这种嗜书情结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

“文革”结束后,我在安徽参加了高考,因为对书的痴迷,决心弃理从文,首选志愿就是“图书馆学”专业。毕业后如愿进了上海图书馆工作,而且是在古籍部,整天在收藏着数十万册古籍静谧得有点神秘的书库中穿梭,那种所谓“坐拥书城”的感觉,不期然而至。那种感觉,对一个爱书的人来说,是愉悦的。由于工作的需要,以后又在近代文献部门工作了一段日子,随后又参加了盛宣怀档案的整理。在上海图书馆二十多年的工作,可以说都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那些对常人来说有点枯燥乏味的陈年旧纸,对我来说却是充满了魅力。特别是在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身边工作的一段日子,一个德高望重的古文献学专家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顾廷龙先生经常教诲我们:“对历史文献来说,没有一张纸片是可以随便扔弃的。每一张纸片都会有其价值。”这句看来十分平常却又语重心长的话语饱含着一个毕生从事图书馆事业的学者的见识和心血,成为我工作的座右铭。

历史文献的魅力在于在浩瀚的古籍旧档中蕴藏着大量的善本秘籍,宋版元刻的珍罕偏重于它们的版本价值,而抄校稿本、档案信札的珍贵更多地在于它们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在整理盛宣怀档案的过程中,那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旧档中蕴藏的如此丰富的尚未披露的近代史料,让我感到震撼,也让我对顾先生的教诲有了亲身的体验。

这本小书收集的文章都是自己在图书馆工作之余写下的,文章的内容自然和书有关,把书的范畴扩大一点说,就是和文献有关。在图书馆待的时间久了,看到的东西也就多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是难免之事。有时候看到一些难得一见的好书,平常时节不容易看到的善本秘籍,或者自己感兴趣的文献,就有想写下一些文字的冲动。也是职业的习惯吧,有时也作些记录,或作些考证,间或应在报纸杂志供职的朋友的约稿,陆陆续续写下了这些小文章,累积起来也有十多万字了。近世实业家盛宣怀的十七万件原始档案是上海图书馆的宝藏,我有幸能够参加整理,前后达10年之久,浏览了数以万计的档案原件,对此自是情有独钟。明清戏曲中反映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写实感很强,是我颇感兴趣的一个领域,以后又发现明清戏曲的版本很有一些自身的特点,这方面的文献看得比较多,也写了不少提要之类的东西;这方面的文章多些,也是因为和工作相关的缘故。人的一生是有限的,可是读书没有尽头,在书林中漫游,你会感到知识永远没有穷尽。这些札记心得之类的文章,内容谈不上什么高深,如果能为同好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信息和见解,笔者也就满足了。

2007年12月于上海图书馆

目 录

一、盛宣怀档案研究

盛宣怀与盛氏家族 (3)

盛宣怀在上海的踪迹 (42)

盛宣怀的档案收藏意识及历史功绩 (50)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赈灾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66)

景州赈案

——盛宣怀档案整理札记之一 (77)

盛宣怀与孙中山

——盛宣怀档案整理札记之二 (84)

清末的上海华盛纺织总厂股票

——盛宣怀档案整理札记之三 (87)

一份独特的办报合同

——盛宣怀档案整理札记之四 (89)

二、读书札记

- | | |
|-------------------|-------|
| 存世孤本元嘉兴郡学刻本《文心雕龙》 | (95) |
| 罕见的元刻本《东坡先生往还尺牋》 | (98) |
| 元刻本《范忠宣公文集》 | (102) |
| 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残卷 | (105) |
| 《四库全书》底本问题两例 | (108) |
| 嘉庆重刊本《芥子园画传》二集题记 | (127) |
| 名人手稿：捐赠者的小故事 | (131) |

三、稀见清代戏曲知见录

- | | |
|--------------------|-------|
| 清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江流记》 | (139) |
| 孔广林戏曲稿本四种 | (144) |
| 徐石麒戏曲五种 | (148) |
| 范希哲的戏曲作品 | (152) |
| 张坚的《玉燕堂四种曲》 | (160) |
| 崔应阶戏曲两种 | (165) |
| 钱维乔传奇两种 | (168) |
| 徐燾戏曲两种 | (171) |
| 左潢传奇两种 | (177) |
| 两种以海烈妇故事为题材的传奇 | (181) |
| 几种清代戏曲抄本 | (186) |
| 由小说改编的清代戏曲 | (190) |

历史题材的清代戏曲	(205)
自传体的清代文人戏曲	(213)
几种爱情题材的戏曲	(220)
以古乐器传说为题材的戏曲	(227)

四、序 跋

《图画日报》	
——清末石印画报的重要品种	(233)
《人间世》选编前言	(239)
《茅盾友朋手札》后记	(245)
孙了红和他的侦探小说	(248)

五、近代上海随笔——近代上海的行业百态

行业百态	
——历史进程的多彩橱窗	(257)
三十六行，种地为上	
——农业，家庭手工业	(270)
船和丝，贸易带来的工业革命	
——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	(273)
东方的华尔街	
——外贸业，金融业	(276)

十里洋场：一座买卖的城市

——商业，服务业

(279)

从“地火”起步的“不夜城”

——公用事业

(281)

生活在“大世界”中的上海人

——文化娱乐业

(284)

一、盛宣怀档案研究

盛宣怀与盛氏家族

一、江南望族

1917年11月18日至21日，一位晚清大臣的隆重葬礼轰动了上海、苏州两地，成为一时的社会新闻。葬礼的主人是曾被人称为“一手握十六颗明珠”的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

盛宣怀1916年4月27日逝世于上海，1年后，盛宣怀的夫人和子女决定将盛宣怀的灵柩运送至苏州留园山庄暂时停放，然后再挑选吉时运回江阴阳歧镇的盛氏家族坟地安葬。这个决定见报之后，在半个多月的时间内，盛宣怀的大出殡成为上海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新闻，特别是出殡队伍的行进路线，更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申报》、《大公报》那些嗅觉灵敏的记者很快得到了出殡队伍行进路线的信息，并争相在报上披露。灵柩定于1917年11月18日10时从静安寺路110号的盛公馆发引，送葬队伍途经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到外滩的轮船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船，用船运往苏州。由于排场盛大，估计出殡队伍前后将达三华里之长，上海总商会的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特地给上海工部局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工部局采取一些措施，保证盛宣怀出殡的

正常进行。工部局决定用巡捕为出殡队伍开道,并维持沿途的安全,电车公司暂停沿途电车行驶半天,以免路途堵塞,引起混乱。

盛宣怀的大出殡甚至轰动了上海周边的浙江、江苏地区,人们都想亲眼目睹这位在清朝末年有着传奇经历的大人物的出殡盛况。沪宁、沪杭铁路的客车在那几天生意出奇地兴隆,车票出售一空,车厢拥挤不堪,挤满了特地赶到上海来观看大出殡的江浙游客。出殡队伍经过的大马路、四马路一带本是市中心,旅馆、茶馆、戏楼和游戏场所云集,大出殡给老板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商机,旅馆沿街带阳台的房间一个星期以前便被预订一空,沿街的茶馆、戏楼也纷纷做起了预售座位的生意,大大赚了一笔。

出殡那一天,只见特地从天津广春局雇来的64名扛夫,抬着盖着金顶和红缎绣花罩的盛宣怀灵柩,一路缓缓前行,前有仪仗,后有乐队,沿途不时停下接受路祭,五华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五个小时,一路上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前拥后挤,甚至屋脊上也爬满了看客,上海就像过节似的,热闹非凡,盛况空前。

11月22日,盛宣怀的灵柩运到苏州,苏州又是一番热闹景象。灵柩经过的马路,苏州警署都已事先关照,要商店一律将沿街的货物收起,路上不准设摊,茶馆、酒店不准营业,以免人挤混乱。为避免路途堵塞,马车、黄包车停行半天,车夫的营业损失则全由盛家补贴。沿途沿街的旅馆,有了上海的先例,也乘机涨起价来,并要事先预订。苏州警厅为保证安全,还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水警派了四艘巡逻船,停泊在河岸边护卫,马路上的岗亭,一律派了双岗,另外还派了十五名警员,以便沿途处理突发事件。驻地军队还下了命令,这一天所有军士一律不准请假外出。灵柩上岸那天,还在早上七八点钟,胥门、盘门一带马路就已挤满了人,到十一点,苏州各城门都已阻塞不通,马路两旁几无立足之地。这一场大出殡成为上海、苏州两地市民酒前饭后的谈资,多年之后,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一个前清时代的官员、遗老，为什么在民国初年去世后，他的葬礼会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强烈的轰动？是因为盛宣怀和盛氏家族的富有吗？不错，在晚清时代，盛氏家族不仅仅在上海可称是首富之家，在全国，盛氏家族的富有也是人所共知的。但富有与社会地位的高下并不总是一致的。盛宣怀赢得社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生在中国实业界作出的业绩，以及因为对社会的长期贡献而自然形成的他在上流社会中的影响，就如上海总商会给上海工部局的报告中表露的那样：“本埠商民对于盛公愿予以特别敬意”。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补楼，晚年又号止叟，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1844年11月4日）。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多灾多难、兵荒马乱的年代。在他出生前四年，1840年，发生了对中国的近代史有着巨大影响的鸦片战争。1842年，清朝政府战败，签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同意将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对外开放，成为西方列强踏入中国国土的大门。随着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



盛宣怀官服像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经济、技术、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了国内，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盛宣怀出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他的成长无可避免地有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在清代，盛氏是常州的大家族。盛氏祖先延一公长子睿公于明代永乐年间从南京迁居常州，在龙溪河畔居住下来，繁衍生息，

传至盛宣怀一辈时已有十四世，成为当地很有影响的大族人家。盛宣怀的祖父盛隆，字惺予，嘉庆十五年（1810）中的举人，道光四年（1824）以后在浙江做了近三十年的地方官，在德清、安吉、山阴当过知县，曾被任为海宁知州，未赴任而告退，官不大也不小，算得上是一个官宦之家。盛隆是一个老式的读书人，信奉诗书传家，讲究仁义道德。他曾经编过一部《人范须知》，书中摘录了许多前人的言论，列举了不少古人的事例，宣讲做人的规范和道理，那都离不开儒家的传统思想。

盛隆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威信很高，由族人公推担任了宗长之职。他一生中两次主持增修宗谱，他要继承先人遗志，垂范百世家法，在家谱中重新修改制订了十四条的《宗规》。其中第一条“乡约宜遵”，要求族人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和睦乡里，教育子女，安分生活，不要胡作非为。盛隆认为这些约定包含了做人的道理，将来不管你是成为忠臣还是做个孝子当个良民，都是要从这个基本道理做起。家谱中还有《家训》十四条，《教约》十八条，都是要求族中子孙能够勤奋读书，勤俭持家，约束自己，遵守公德。盛隆很信奉行善积德，他在《人范须知》中编写了很多前人关于行善积德的事迹和哲言，劝人多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他时常引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样一句老话来规劝人们。《人范须知》中还花了很多篇章宣讲作为社会上层人物的士大夫要有救济穷人、赈济灾荒的意识，要帮助社会上的孤儿寡妇。

盛隆身体力行的是儒家传统的济世利民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对盛宣怀的成长和以后的处世为人有不小的影响，特别是赈济灾荒的思想，对盛宣怀的影响很大。常州盛家到了盛隆这一代，已经形成了大户人家气候，颇有规模和影响了。

盛隆生有四个儿子，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排行老二，字旭人，生于嘉庆十九年（1814）。盛康小时候长期跟随父亲盛隆住在浙江的官署中，因此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道光二十四年（1844），盛康

参加会试，一举考得进士，从此走上了仕途。盛康和他的父亲盛隆不同，他虽然也是科举出生，可是思想上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讲求理财、讲究实用的经世济民的道路。这和盛康所处的时代有关。他的青年时代，正是由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引起的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动荡时期，在清朝政府遭受多次挫折和失败之后，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体制、科学、技术的洋务思想，这些思想对盛康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也和他的经历密切相关。

盛康最初在京城任工部主事，后来被派遣到安徽庐州、和州当地方官，因为曾在工部任职的关系，主要负责地方的水利工程建设。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发起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一路北上，不久就打到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清军节节败退，前方军事紧急，水利工程也顾不上了。咸丰三年（1853），盛康被正在南京率兵与太平军作战的湖北总督向荣奏调去江南大营，担任粮台之职，负责军队的后勤采购工作。此后又奉调赴湖北巡抚胡林翼大营，负责部队的资金管理、军需补充、后勤调度等事务。1858年，盛康被委任湖北粮道，后来又担任湖北盐法武昌道，管辖的是与一省财税密切相关的粮食、食盐等重要部门。盛康做的官大多和经济部门有关，因此富有经济头脑，善于理财，逐渐形成了一套务实不务虚，追求实用、讲究实效的经世济民思想，而这种务实思想和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思想是一致的。他的这种思想对盛宣怀的影响极大，此是后话。

同治六年（1867），退休后随同儿子盛康在武昌生活的盛隆去世，按照当时的惯例，官员父母亡故，要回原籍居丧二十七个月，称为“丁忧”。盛康于是辞了官扶送盛隆的灵柩回到常州。那时候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不久，江苏的常州、无锡、苏州一带曾经都是清军和太平军作战的重要战场，属重灾区，那些因为战争而弃家捐舍逃难在外的农民和城镇市民纷纷回到了故乡，人们要恢复生产，重